

大學用書
教育叢書

王孺松著

⑭

朱子學

上冊

教育文物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初版

朱子學 上冊

基本定價壹拾貳元

著者：王 蘊 松

出版者：教育文物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發行人：李 錫 祥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〇一五七號

地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七七號四樓十一室

電話：(〇二)三九三四六〇八

郵政劃撥：第〇一〇一四九九—九號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自序

中國義理之學，專究性與天道。天道方面，涵有本體論，性命方面，即為人生論。由於中國哲學，特重人事，所倡內聖外王之道，所論修為之方，與所講為學之法，極為詳盡。此雖未便以哲學者名之，然聖德學對人類之需求，益為重要。時至今日，無論中外，均應重視此一問題矣。

本書闡揚朱子學說，鑽研體悟，所作理論，均於慎思明辨後，乃敢筆之於書，各章立論，決非出於獨斷，創新部分，亦曾殫精竭思，條分縷析，必求其融洽周貫而後已；每以聖人復起，亦必首肯吾言以躊志。

本體論中，朱子以太極綜合理氣二元為一元。此為中國哲學上之鉅大貢獻。

易以道陰陽，義理之易，與術數之易，均講陰陽，然不容相混。朱子陰陽思想，對宇宙本體論之發微，實為其陰陽論中之哲學特色；於傳統思想中，誠屬難能可貴。

鬼神觀中，就陰陽造化，人死為鬼；與神祇祖考方面，所作之詮釋，立論詳贍，思想精密，所言理論，洵足以答辯中外人氏，對鬼神所具之疑難，為東方神學，獨樹一幟。

言人性必兼及本然與氣質；俾理論臻於周匝而完備。

至其心學，圓密宏大，最能發揮心與理之異同分合。其心主性情之說，而以心之體與天地同其

大，其用與天地相流通。而心之妙在於靜而天地之理存，一本而萬殊；動而天地之用達，萬殊而一貫。體常涵用，用不離體。體用一源，顯微無間。對心學之貢獻，誠屬空前。堪稱理學家中，最為善言心者。於心學思想，開一新天地。

儒家仁學，至朱子而集其大成。彼遠紹孔子之仁說，近承明道識仁篇之思想，以孔門之學，莫大於求仁；孔子以仁為人性，天命之謂性，人與天有內在之關聯。性與天道，上下貫通。所言仁心仁事，若能擴而充之，足以達四海而兼善天下。文公更進而言宇宙界，以仁為天地生物之心，一元之氣，運轉流行，只為生生不息。此心之仁，即天地之元，亦即太極之陽動。天與人，心與理，均於仁上合一。謂仁為朱學之樞紐，誠不為過。

本書第十、十一、十二、諸章，篇幅較長，內容亦精，立論新穎，本末一貫。實為朱子聖德學之特色。

知行章對知之闡釋，以格物致知為主，所作之發揮，意見精到，思路周詳。細審之功夫，均由實踐經驗中體悟而出，決非託諸空言者可比。於行之途中，首推誠意。所舉功夫，精詳而縝密。再則依中庸內涵，所推出之內外二途。於修為學中，誠屬創舉。而實踐篤行各端，條分縷析，具體而微，歷來言修身者，難出其右。

修為與倫理章中，就修為觀點，所論之：朱發與已發，涵養與察識，思與幾，聖與賢各節，均為朱子修己過程中，躬親實踐，積多年之經驗，而鑽研有得之精確思想，與所獲之高明見地。度越

昔賢處，俯拾皆是。足使讀者對其用功之深，慕道之切，弘毅剛健，自強不息之精神，傾心誠服而思有以自勉。

於倫理方面：所論天理與人欲，忠與恕，善與惡之辨，與夫論命之說；思想周密，堪稱以論理學之方式，而闡知識論之理論。所講之倫理，非徒境界高，而範圍亦廣。

政治與教育章中，所論政治，首重正心術，行仁義。進而求賢才，數五教。以明德新民之旨，成立己達人之業。朱子一生，熱衷教育，重視教育。以教育為修身之基礎，經國之能源，造福社會之砥柱。締造人類和平之主流。其目標大者有二：一則傳授民彝，再則為國育才。實不容吾人忽視之。於茲世風日下，道義不彰，邪說橫流，真理淪亡之際，正需此學以濟之。舉目環顧，八表同昏，願此中華文明，如日初昇，普照寰宇，暉映萬世！倉卒脫稿，錯謬難免，尚希海內賢哲，有以正之。

公元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教師節江蘇沛縣王孺松識於台北市

傳略

朱熹字元晦，（屏山字詞：「冠而欽名，專惟古制，朱氏子熹，幼而騰異。友朋尚焉，請祝以字。字以元晦。表名之義，木晦於根，春榮暉敷；人晦於身，神明內腴。……子德不日新，則時予之恥。言而思慤，動而思躋。凜乎惴惴，惟願曾是畏。」其期望之意如此。先生晚歲，猶書其門符曰：「佩韋遵考訓，晦木謹師傳。」蓋識父師之誨也。由此可知，朱子之字，乃其父執劉氏所命也。）又名仲晦。（性理大全載字詞註云：後以元晦（之元）為四德之首，不敢當，改字仲晦。此於文集語錄，皆無所考，未知何據。究之延平問答，及張、呂、陸、陳諸集；共稱元晦。而朱子文集，於題跋自署，皆云仲晦。故兩存之。）晦菴、晦翁、遜翁，其別號。徽州婺源人。生於南宋高宗建炎四年（西曆一一三〇），卒於寧宗慶元六年（西曆一二〇〇）。父松字喬年，號韋齋。第進士，歷官司勳吏部郎，以不附和議，謝官去朝，行誼為學者所師。嘗為建州政和縣尉，遭父承事府君喪，以貧不能歸，遂葬其親於政和縣，護國寺側。服除，調延平尤溪縣尉。建炎四年罷官，館於尤

溪之鄭氏草堂，而先生生焉。

先生自幼穎悟莊重，甫能言，章齋指天示之曰：天也。問曰：天之上何物？章齋異之。五歲讀孝經，卽題曰：不若是，非人也。八九歲時，讀論語至子曰：仁遠乎哉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悟出此專賴人躬行耳。讀孟子至奕秋章，卽悉受其教者二人，一人專心致志，一人數衍分心，雖同時俱學，而效果各異。未嘗不慨然奮發，以爲學者應如前者專精用功。自此以後，讀書治學，無稍或懈。十歲勵志聖賢之學，於舉子業，初不經意，爾時自知力學，聞長者言輒不忘。語錄：某十數歲時，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，喜不可言。年譜：時章齋公爲吏部員外郎，以不附秦檜和議，出知饒州，請祠居於家。初，章齋師事羅豫章，與李延平爲同門友，聞楊龜山所傳伊、洛之學，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，於是益自刻厲，痛刮浮華，以趨本實。日誦大學、中庸之書，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。自謂卞急害道，因取古人佩章之義，名其齋曰章齋，以自警厲。由此可知朱子所受庭訓，言教身教，均非比常人。其一生教品勵學，進退有節，人格完美，道德卓越。實得力於優良之家教也。

年十四，丁父憂。章齋疾病，當語熹曰：「籍溪胡原仲，白水劉致中，屏山劉彥冲，此三人者，吾友也。其學皆有淵源，吾所敬畏。吾死，汝往父事之，而唯其言之聽。」章齋歿，少傳劉公子羽，爲築室於其里第之傍。先生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。乃遵遺訓，稟學於三君子之門。三君子撫教如子姪，而白水劉公，因以其女妻之。不數年，二劉公相繼去世，獨事籍溪胡公爲最久。自謂某年十五六時，讀中庸至人一己百，入十己千，未嘗不悚然奮發，努力研讀，朝乾夕惕，實以錄累寸積

而得之。是朱子之實學，自幼有以致之也。十八歲秋，舉建州鄉貢。考官蔡絛謂人曰：吾取中一後生，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，他日必非常人。十九歲春，登王佐榜進士。授泉州同安縣主簿。蒞職勤敏，纖悉必親，郡縣長吏，事倚以決。苟利於民，雖勞無憚。職兼學事，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，訪求名士，以為表率，日與講說修己治人之道。年方踰冠，聞其風者，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。二十四歲，始見延平李侗，二十九歲春正月，再赴延平。三十一歲冬往延平，三見李愿中，正式受學；遂得洛學正統。

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壬午，三十三歲，六月高宗內禪，孝宗卽位，詔求直言，先生上封事。時舉朝上下，戰慄於金禍，國勢日以蹙，無人敢倡義聲。獨先生累亡父忠誠，情不自禁，首謂帝王之學，必先格物致知，以極夫事物之變；使義理所存，纖悉必照；則自然意識心正，而可以應天下之務。次言修攘之計，所以不時定者，講和誤之也。夫金人與我，有不共戴天之讎，則不可和也明矣。願閉關絕約，任賢使能；立紀綱，厲風俗，俟數年之復，徐起而圖之。再謂四海之利病，斯民之休戚，守令監司之賢否，其本源之地，均在於朝廷。故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而已。

孝宗隆興元年癸未，三十四歲，復召入對，奏事垂拱殿。先言大學之道，在於格物以致其知。陛下未嘗隨事觀理，卽理以應事，平治之效，所以未著。次言君父之讐，不共戴天。今日所當為者，非戰無以復讎，非守無以制勝。且陳古先聖王，所以強本折衝，威制遠人之道。然時相湯思退以

下，皆懦怯鼠輩，方倡和議，未納其言。而朱子亦不欲久立於朝。於是謝官家居，教育子弟，甘貧樂道，聲名因之大振。

淳熙五年戊戌，四十九歲，宰相史浩，必欲起之。秋八月，差知南康軍。復辭請祠。六年己亥，五十。以屢辭不獲命，東萊與南軒，均勸其一出為善。先生始有行意，候命於鉛山，寓止崇壽僧舍。三月到任，上任之日，首下三教條：

一、以郡土瘠民稀，役煩稅重，求所以寬恤之方。俾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利病之源者，悉具以陳。

二、俾士人鄉人父老，歲時集會，教戒子弟，使修其孝悌忠信；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；篤厚親族，和睦鄉鄰；有無相通，患難相恤；以成風俗之美。

三、俾鄉黨父老，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，遣詣學宮，以暇時與教官，共同講說經旨，以誘掖之。庶長材秀民，為時而出。先生每四五日，一詣學宮，為諸生講說，晝夜不倦。郡之有賢德者禮之，以為學職；士風翕然丕變。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，以二程先生配。又立五賢祠。明道德，植綱常，如火如茶。間作臥龍菴，祀諸葛武侯。冬十月復健白鹿洞書院。立學規，以教諸生。於是聲名愈盛。

七年庚子，五十一歲。應詔上封事。勸人君應以恤民為大務，首宣正心術以立紀綱。秋七月，南康軍旱災，大修荒政。八月申請修築沿江石堤。次年春正月，開場濟糶，活飢民大人一十二萬七

千六百零七口，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。其施設次第，人爭傳錄以為法。二月陸子靜來訪，與俱至白鹿洞書院，請升講席，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，先生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。請書於簡，以諗同志。七月除直秘閣。八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塩公事。冬十一月己亥，奏事延和殿，極陳災異之由，與修德任人之說，上為動容竦聽。先生往年曾數上書彈劾當道，嗣又面聖奏明實情，權奸嫉之益甚。且前為奏劾唐仲友不法，宰相王淮以下均忌憚之。每沮其所言所行，終以排斥程學，以逐退之。侍郎林栗，謗其「本無學無識，徒紙張載程頤殘唾，自稱道學。從門人數十人，擬古昔孔孟之遊，甚可怪也。」傾擠如斯，自不能久立於朝。爾後朝命雖屢至，或辭或就，然卒未得志。總之，先生守南康，使浙東，始得行其所學，已試之成效卓然。雖有以身殉國之意，而終不果用，及是益知道之難行。退而奉祠，杜門不出。海內學者，尊信益衆。然憂世之意，未嘗忘懷。夏四月武夷精舍成，四方士友來歸者甚衆。

十五年戊申，五十九歲。六月壬申，奏事延和殿。上慰勞甚渥。九月復召，辭。十月又促召，復辭。遂上封事：一、輔翼太子。二、選任大臣。三、振舉紀綱。四、變化風俗。五、養愛民力。六、修明軍政，洋洋數千言，投匭以進。疏入，夜漏下七刻，上已就寢，亟起秉燭讀之終篇，深為感動。次日，除主管西太乙宮，兼崇政殿說書。辭。

十六年己酉二月，孝宗內禪，光宗即位。十一月改知漳州。次年改元紹熙庚戌，六十一歲。夏四月到郡，首頒禮教。條畫經界事申諸司。刊四經四子書于郡。先生教人，以大學論孟中庸為入道

之序，而後及諸經。以為不先乎大學，則無以提綱挈領，而盡論孟之精微。不參之論孟，則無以貫通；而極中庸之旨趣。然不會其極於中庸，則又何以建立大本，經綸大經，而讀天下之書，論天下之事哉！

紹熙五年甲寅，六十六歲，修復黟麓書院。秋七月，光宗內禪，寧宗即位，趙汝愚執政，再召之。八月赴行在，路經宜春，門人劉黻遽道請見曰：先生此行，上虛心以待，敢問其道何先？先生曰：今日之事，非大更改，不足以悅天意，服人心；必有惡衣服，菲飲食，卑宮室之志，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為樂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，默通潛格，天人和同，方可有為。其事大，其體重，以言乎輔贊之功，則非吾之所任；以言乎啓沃之道，則非吾之敢當。而天下無不可為之時，人主無不可進之善，以天子之命召藩臣，當不俟駕而往；吾竭吾誠，盡吾力耳，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。

冬十月辛卯，奏事行宮便殿。首勸幼主，應刻苦自勵，修德應變，至誠感親，秉公從政。次言為學之道，在於窮理致知，居敬持志。蓋天下之事，無洪纖巨細，莫不有其當遵之理，應循之道。上至君臣之大，下至事物之微，皆當知其所以然，與其所當然，善則從之，惡則改之，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。

至論天下之理，要妙精微，各有攸當；亙古亙今，不可移易，惟聖人為能盡之。而其所言所行，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。故欲窮天下之理，必就經訓史策之中求之。此窮理之所以必在讀書也。

然讀書既不可務廣而荒，雜學不精；亦不當見異思遷，作輟無常。應有始有終，潛心於一，久而不移；漸漬漸洽；心與理會。此循序致精，所以為讀書之法也。

若夫致精之本，則在於心。而心之為物，至虛至靈，神妙莫測，常為一身之主，以提萬事之綱，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也。一不自覺，而馳騁飛揚，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，則一身無主，萬事無綱；雖其俯仰顧盼之間，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；而況能反覆聖言，參考事物，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！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者；正謂此也。誠能嚴恭寅畏，常存此心，使其終日儼然，不為物欲所役；則以之讀書，以之觀理，將無所往而不通。以之應事，以之接物，將無所處而不當矣。此居敬持志，所以為讀書之本也。此數語者，皆愚臣平生為學，艱難辛苦，已試之效。竊意聖賢復生，所以教人，不過如此。不獨布衣章帶之士，所當從事。蓋雖帝王之學，殆亦無以易之。尚希聖明，深自省覽；試以此說，驗之於身。蚤寤晨興，無忘今日之志；而自強不息，以緝熙於光明；卓然為萬世帝王之典範。則臣雖退伏田野，與世長辭，有餘榮矣。

既對，面辭待制侍講，未允。又辭待制職名，改作說書差遣。上手札：「卿經術淵源，正資勸講次對之職，勿復牢辭，以負朕崇儒重道之意。」遂拜命。後因上疏忤韓侂胄，立朝僅四十日而罷。此後儉人乘之，攻偽學日急，讒陷中傷，無所不用其極。甚有誣其居心叵測，竊窺神器者。由偽學之名，變為叛逆，且欲置之死地。慶元黨禍之烈，竟致如此。情勢所迫，正士難以自容。儒者或

竄山林，或改名節。從游之士，卓立無畏者，密相從問學。而先生日與諸生，講學竹林精舍，泰然自若。或勸其遣散生徒，笑而不答。又有以書諫者，覆以禍福有命，卒不少屈。其精神，其信念，宛如匡人夫子。未幾，門人蔡元定因之貶謫道州。前來拜別，二人相見，除寒暄外，即相與訂正參同契，質疑畢而去。中心坦蕩，怡然自若，誠可以難師難弟譽之也。

晚年體衰多病，目疾難以讀書。然仍教導諸生不懈。長慶六年三月，門人雲集，病中強為講說太極圖、西銘、甚詳。且示為學之要，惟在事事審求其是，決去其非；積累久之，心與理一。辛酉改大學誠意章。次日手泐三書：一囑其子在，令早歸收拾遺文。一與黃幹。一與范念德。尤憊憊以勸學及修正遺書為言。甲子命移寢中堂。過午初刻，整衣冠，恬然就枕而逝。神態安詳，有如聖哲長眠。享年七十有一。葬於建陽縣，唐石里之大林谷。反對黨揚言，偽徒送偽師，會聚之期，非妄談時人長短，即謬議時政得失。令守臣嚴加監視。訃告所至，從游之士，與夫聞風慕義者，莫不相與為位而哭焉。會葬者幾千人。禁錮雖嚴，有所不避也。一代大儒，就此與世長辭矣。嘉定元年諡文。寶慶中贈太師，追封信國公，改徽國公。淳祐間從祀孔廟。子三男五女皆賢。曾孫浚守節殉國，不辱其祖。

朱子治學，約分二期：始學時期，父松師事羅從彥，與李侗為同門友。故來子家學，由羅從彥，楊時，溯其源於程頤，固洛學之雲初也。後遵遺命，師事胡憲二劉，三子並以洛學兼佛老。故文公早年所學，除儒學外，嘗入佛老，並留心於禪學，受大慧道謙之影響甚鉅。其思想博，有自來

矣。

年二十四，始見延平，三十一，再見李丈，遂棄異學而歸焉。延平令其默坐澄心，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，而求所謂中者。又喻以道亦無玄妙，應在日用間著實做功夫處理會。再示其當於聖經中求義。此後刻意經學。推見實理，對日後心學之成就，奠定良好之基礎。

固守程學，自難滿足。故又致究於周、張、邵、諸子之學。上自六經，下及孔門一系，傍及老、莊，凡百思想，無不冶於一爐。層層精鍊，以其醇味，啖而沃之；為血、為肉、為骨。與其稱之為獨創之大哲學家，不如尊之為批判綜合之大學者。彼之頭腦精密，學問賅博。且以畢生精力，所作學術上之成就，實屬空前。若欲觀之，非多作耕耘，預儲精力不為功。

歷代學者，異口同聲，共讚朱子者：謂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，均尊為聖人也。達而在上，則立君道以正萬方。窮而在下，則立師道以教萬世。師道之立，君道之所由出也。先儒有言，孔子集群聖之大成。而未子則集諸儒之大成。是亦可謂孔子膺萬世師表於前，而朱子立師道以教萬世繼之。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

回顧文公，始以博聞強志，凌高厲空。自受學延平李子，退然若將弗勝。於是歛華就實，反博歸約；自力於學問思辨之間，以求聖賢不傳之緒；卒於遺編中得之。因而折衷群論，直溯伊洛。故其析義極精，著作最富。其動靜云為，無不篤守聖訓。至進退取捨，與立朝大節，尤嶄然著明於世。秦漢以來，俗儒記誦詞章之習興，不惟孔道因之晦蝕；孟子之學，而知者鮮矣。是以千數百年

朱子學

拾肆

間，雖不可謂無人，然往往孤立無儔，具曲高和寡之歎！有宋之興，大儒輩出。聲應氣求，然後太極、誠、仁、道、忠恕、性命、氣質、天理、人欲、陰陽鬼神，凡此皆聖門講學之樞要。而歷來習浮踵陋，莫知其說者，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間，大寐之悟，後起之秀，鑽研切磋，各盡其極；而道學因之而立。朱子適逢其會，繼之而集其大成；以上溯孔孟。非徒使道之晦者復明，更進而咀其精華，發揚光大，道統之傳，如日中天矣。然後帝王經世之論，聖賢新民之旨，粲然復明於世。學者讀其書，唯其義，得悉三才一本，道器一致，幽探乎無極而太極之妙，其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能知能行。大而至於位天地，育萬物；而其道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。是朱學之度越昔賢，其成就益臻善美矣。近人錢穆推崇之曰：驟觀其書，祇見其稱引群言，絕少創見；而不知其於群言龐雜中，取捨從違之煞費苦心。其每取一義，每稱一說，秤衡斟酌，不憚其勞；沈潛反復，左右採獲。有先棄而後取，有先從而後違，有僅採其部分，有力主其全義。有經數年，甚或數十年之久，於某義始獲定論。後人徒見其稱述前言，而忽略其對前言有批評，有駁辯；引證確鑿，無一苟處。若不細考其曲折，博觀其會通，則難知朱學真精神之所在，與其真義意之所出。昔范蔚宗稱鄭康成括囊大典，網羅衆家；刪裁繁蕪，刊改漏失。而朱學之博大精深，宏通細密，兩臻於極；更非康成可比。細究斯言，洵可稱之為知音也。

著者於師大講授四書以來，服膺集註精簡。每為考訂教材，辨明義理，對語類、文集，不時翻閱。因而誦其詩，讀其書，想見其為人。欽佩尊崇之餘，求道慕義之心，油然而生。是以課餘之暇

，惟日孜孜，精思體悟，提要鉤玄，積多年之研究，遂成是書。

傳
略

拾伍

朱子學勘誤表（上冊）

頁	一〇	二四	六二	九一	九二	九四	一〇一	一一四	一一六	一二四	一五九	一六九	一七一	一七八	一八九	二〇二	二〇四	二〇六	二〇八	二一四	二一五
行	十	四	九	十二	十二	十一	十四	十三	八	二	九	四	七	十四	十一	十一	四	六	十三	十三	十二
誤	實不為過	陽變陽合	教人	觸手胃	或有或一	物格知	厚之問	每非	如鶴	欺天	產生物質	棺湯	故人有	便已	昔時	戌	士氣	離獲	仁	淨	些二
正	誠不為過	陽變陰合	教人	觸手胸	或有或無	物格知至	厚之問	無非	如何	欺天	產生於物所	棺湯	故人有	便已	昔字	感	土氣	難獲	行	淨	此二
頁	二一九	二二五	二四一	二五一	二五二	二五二	二五四	二五八	二六二	二六七	二七〇	二七一	二七一	二七四	二七五	二七九	二八三	三一	三二	三二	三二
行	十六	十一	十三	八	五	十一	十六	二	五	十一	十六	八	十一	十六	十六	十四	十三	十五	九	三	十一
誤	標使者	程	攻	之誤	用	仁精義熟	五十四	五十四	五十四	所經	愛自是清	宋儒仁學	以體為禮	以人體公	生長遂成	蓋此乃為	便知	祇	本末	初問	二致知
正	標使者	程	致	之誤	用	義精仁熟	四十五	四十五	四十五	新經	愛自是清	宋儒仁學	以體為禮	以人體公	生長遂成	蓋此乃為	便知	祇	本末	初問	二致知